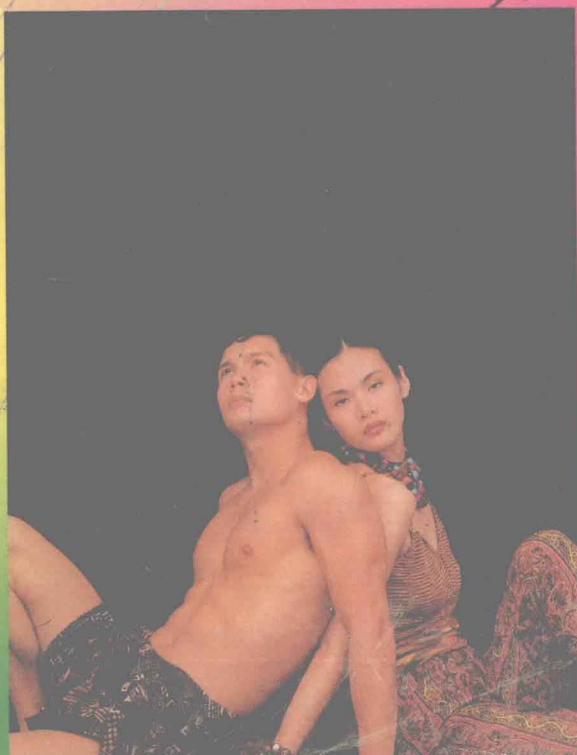


浩然 序
高国镜 著

山情 野恋

同心出版社



山 情 野 恋

高 国 镜

同 心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2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情野恋/高国镜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1994. 7

ISBN 7-80593-100-0

I. 山… II. 高… III. 中短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 第 01436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34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 34 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欢迎读者指出书中的错别字, 对者有奖)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25 印张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315 千字 印数: 0,001—10,100 册

定价: 9.80 元

序

浩 然

高国镜生长在深山老峪，其性格像山里人，又不太像。他对待自己所心爱的文学事业执著追求，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劲头，很有大山的特点；一付瘦高的身材，一张白净的面孔，一双闪烁着似是羞怯，似是探寻的目光，以及带有几分忧郁的神气，说他是一位在院校苦苦攻读的大学生，仿佛更能令人相信。

自从1985年深秋一次青年文学作者座谈会相识以来，我和他见过几次面，谈过几回心，通过几封信，看过他几篇小说手稿，读过他散发在报刊上的一些短小文章，对他渐渐地加深了印象。他不仅以一株文学新苗挂记在我的心头，而且还认定他是一棵有希望成材的大树；虽然当时他还干弱枝嫩，但相信总有一天会从万绿丛中拔身而起，向人们开放朵朵鲜花、结出累累果实。这是因为我看到他有艺术悟性，亦显示出搞文学的才能。我看到他对文学创作爱的入迷，而且能够为之吃大苦耐大劳。同时发现他头脑清醒，意志坚定，不会被金钱所诱惑，也不会被各种伪文学、性文学和这种“文学”的吹鼓手们所蒙骗。这些都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要达到成功目的地必不可少的素质和保证。

高国镜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占有最优越、最广

阔、最取用不尽的写作素材基地。

他立志写农村、写农民。他的那块广大的写作素材基地就是农村和农民。他生在农家，长在农家，念小学念中学一直没有离开农家的小院和炕头。成年以后，他从京西山区的农家被招聘到京东平原，又是入赘于农家。在这里他又苦心经营地为自己组成一个新式的农家。为此，他每天做着农家营生，解决农家的难题；不仅要跟周围共事的人说农家的话，还要常常用农家人的思维方式分辨农家必须弄明白的世事道理。这期间，他“种过田，放过牧，砍过山，修过路”，还当过易于广泛联系农民群众的兽医和会计。迁到平原之后，他一度担当过小镇影剧院的“打杂”和乡文化站的站长，依旧为农村百姓办事，没有脱离离开农村。如今他被顺义县委借用，仍然为农民户口。这一连串的经历，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当然，“经历”丰富的人不一定就是写作素材丰富的占有者，只有他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所经历的事情才有可能变为他的创作素材。高国镜对社会，对农村，对各式各样农民具有比较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艺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所以他才能从生活经历中经常获得新鲜的创作素材。高国镜在写作小说的时候，往往刻意追求诗情画意和传奇色彩。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做出“虚假”来。但是由于他熟稔生活底蕴，摸透农民心态，篇篇作品的素材都来源于生活实际，并非凭空杜撰，所以读起来倒也真实可信、生动感人。这也许正是他的小说特色之所在。

如今，高国镜把一本厚厚的中短篇小说《山情野恋》捧献给他的读者，象征他已然长成了大树，已然开了花结了果，也证明我当初对他没错认。这使我格外欣慰。

这本集子当然只是他的第一茬果实——第一本书，只是

盛果期尚未开始的前奏。过去我相信他的写作才能，现在更加相信他有待开发的艺术潜力。今后只要他继续不懈地“埋头苦写”下去，更大胆地直面现实生活，更认真地锤炼文字技巧，有意识地使自己写作水平和审美情趣从“半封闭的大山”里完全走出来，走进现代的艺术大世界，他这棵“树”定会枝繁叶茂，定会结出一批一批的艺术硕果，接连不断出现在我们眼前。

1993年10月24日大病初愈写在泥土巢

目 录

序	浩然
黑眼睛·蓝眼睛.....	(1)
红腰带吊住了队长的脖子	(20)
山峦	(35)
红金坨的悲剧	(53)
疯女人入党记	(72)
爱的高山,情的平原.....	(87)
白桦林里的枪声.....	(107)
是谁杀了偷情人.....	(123)
桑干河,追求的河	(139)
不是情书的情书.....	(157)
少女的失落.....	(215)
不该被遗忘的声音.....	(235)
情人没走出桦树林.....	(250)
老月和他的花枝媳妇.....	(261)
处女泪·清明雨.....	(273)
光棍魂.....	(353)
恋人走出木兰沟.....	(368)
奔向高高的雪岭.....	(397)
烧羊,为祭牧羊人	(408)
蓝花谷里的少男少女.....	(425)
我的作家梦——代后记.....	(439)

黑眼睛·蓝眼睛

她有一个不错的名字，但不宜公开叫，我只好称“她”。她的眼睛很大，很深，也很黑，很水灵，很美，像两颗星星，像两湾湖水……那一双大黑眼睛长在那么一张白净清秀的脸上，是很动人的。

上高中的时候，她的大黑眼睛没少看我，我也没少看她；她看我时，我有点不好意思；我看她时，她的脸爱泛上一股红潮……我除了爱看她的大黑眼睛外，还爱看她的身条。她长得细高挑儿，走路轻飘飘的，那屁股扭得极美丽；还有她的两条腿，很白，很美，这腿之白，是她在永定河畔洗澡时，我偷偷看见的……我想，假如她穿上红色游泳衣，一定很漂亮；但她没穿，不穿也很漂亮；最漂亮的是她的大黑眼睛，这已经说过。

我爱看她忽闪闪的大黑眼睛，那眼睛是极聪明的；聪明得让我恨不得钻进去，偷出一股智慧的源泉来。我的眼睛也很大很黑，但没她灵透；这很要命，要命的就是我比她笨得多了！看看人家的作业，全是红红的对勾；我不如她，但我器重她、羡慕她，可我又似乎没有能力追上她。她像一只白天鹅飞翔在永定河畔那个长了几棵绿柳的校园里。我愈是不如她，愈是感觉到她的神圣了，她简直成了我心中的女神。

除了我，一般人不会以为她怎么样——只因她爸是个被改造对象，她就不会吃香；也不知是哪位“闯将”往她的课桌上写了六个字：“小白脸——大白专！”她气得直哭，真委屈了她

那一双大黑眼睛。我气得想找老师，“批斗”那“小闯将”，但这又不可能。她忍了，我也忍了。那“白专”二字，是我给偷偷擦了的。

她的大黑眼睛似乎刚在我面前眨巴了几下，我们就毕业了。毕业前，我很难受，我真的怕离开她那一双眼睛。她的眼睛给了我不少的力量，这是真的；毕业时，我考分不算少，但比她还差一截——但我想，如果她再“看”我一年，我与她的距离肯定得拉近一点。但这不可能了。她的眼睛一定看出了我眼睛里的失望。我也觉得她那一双眼睛有几分淡淡的迷茫。

F 我买了一个红色日记本，还有一支黑色钢笔，想给她，但一直也没敢给她……我不知她想不想给我一点东西？……

毕业时，她的“白专”已成了“三好学生”；为此，她的小白脸笑微微的……对于我，她则不是“三好学生”，已是“万好生”了；在一起上了一年多学，我终于发现：她的一切都是好的了，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发现”，但没有办法；我管不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就是看她好！

看她好也没用，今后我恐怕很少能看到她了，她留在雁河滩插队，我得去红金坨下务农；这之间有三十里山涧路，有一层又一层的大山，大山必然得挡住我的视线；以后再想“相看两不厌”，“只有红金坨”了。

以后我就回到了红金坨脚下，当开了山民和老农；人们都说，我干得不错。她的大眼睛似乎在日夜盯着我，我得干！

我看不到她那一双眼睛，也很不好受；我不知她到底在怎么插队，我怕风吹了她日晒了她雨淋了她；怕她那一双眼睛里没了我的影子，其实，她的眼睛里压根儿就未必有我的影子……她说我自作多情，我也认了。

看不到她的眼睛，我就看天上的星星；红金坨上有无数颗

星星，每一颗星星，我都可以把它看作是她的眼睛……这，谁也管不着！我说她的眼睛闪烁在我的心里，别人也不知道；知道了，还是管不着。

要看她的眼睛，得去雁河滩，可我去雁河滩的机会太少。有幸去一次，就到处寻找她的影子……那次，我见她背了一捆金黄的麦子，光着两半截白色的大腿，“哗哗”地淌着河水，从河的北岸向河的南岸走来。我知道，这段河最浅，深处也没不了大腿根，但见她背着小山似的一捆麦子过河，我还是提心吊胆，我偷偷站在河边的柳树下，时刻等待营救她……万幸，她顺利地淌过了那宽不过百米的河流；她的两只白色的脚和两条白色的腿踏在河滩上，美丽极了，那沉甸甸的一簇麦子压弯了她的腰，且小脸儿通红，像个红太阳出现在“金山”上……我一时很激动，很心疼她；想上前和她说上几句话，又吞吞吐吐，没敢上前，因为她的前后还有几个背麦子的女人……没办法，我只能偷偷目送着她，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才想起了两句诗：多想把你身上的麦浪，全部放在我的肩上；你辛若了，为了收获的姑娘……

就是这样，敢想，不敢说。她偶尔见了我，那脸也是闪电般“刷”地一红，脸一红，我就不敢看她的眼睛了；问几句话，也是语无伦次……盼相见，见了又似乎怕她；怕见她，又怕她从我身边飘走……我算个什么东西！

终于有了一次大饱眼福的机会。1977年的2月份，我和她都被公社评为劳模。我和她都戴上了一朵大红花，都抱了一块奖状……她站在麦克风前发言时，我这两眼可就目不斜视了，我要好好地看看她。她依旧梳着两条短辫，依旧是那张白净的俊秀脸蛋，谁也别怀疑她的劳模不是干出来的，天生的白人九个太阳也晒不黑。她穿了一件蓝色劳动布茄克，我发现那

胸部比以前丰满了；她穿了一条瘦腿儿蓝布裤，那臀部也比以前丰满了……看这地儿没劲，当然，也想看；最想看的还是她那双大眼睛……她的发言很动听，因为她很有口才，那红艳艳的薄嘴唇里蹦出的每一句话，都钻到我的心里去了；可我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她的事迹，因为我想象当中，她就是个大高无比，闪闪发光的女英雄……我还是注视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还是水水灵灵，黑白分明；我想让他看我一眼，可这个时候，她怎么能看我呢？否则，她的发言稿非念串了行……我死死地盯着她，我心中的波浪起伏！我想起了一句诗：“啊、姑娘！”别人可以认为这不叫诗，但这是我的发现：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姑娘——就是她；别的姑娘我没有发现，别的姑娘与我也无关……别错眼珠儿，我还得盯着她……

劳模会后，每个劳模发了仨白馒头，一碗红烧肉。我发现她吃红烧肉吃得很香，吃相又极美；我想把我的红烧肉给她吃，可又觉不便给她；我想象得出，她在农村劳动，熬苦得可以了；有几分难过之后，我忽然想入非非。赶明儿她要与我一同生活，我天天给她红烧肉吃……

这个想法很可笑，也很实在。我又把目光投向她，似乎怕她跑掉；谁知，我与她的目光正好相遇，“刷”一下碰到一起，差点迸发出几簇火花……

她的小白脸红了。我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那碗红烧肉没有白吃。那一年，我们的青春更加火红。但我依旧很少与她相会，我还是那么无休无止地想她那一双美丽而动人的大眼睛。

1977年8月份的一天，我在望远镜里看到了她——那天，她与雁河滩青年先锋队一起，到红金坨的东北脚下拉高压线。那年，北京到宣化架了一道高压线；那山山岭岭中铁塔与

铁塔之间的高压线，得靠人工拉，光靠工人阶级根本无力拉这么多线。拉线是很费人手的，于是，供电局雇了许多当地民工，给他们拉线。那一日，她也加入到拉线队伍中去了。说来，也算我好命，那天，供电局的一个队长分配我给他们看仪器，其中包括一架望远镜。我就是通过那架望远镜，偷偷地看到了她。起初，她吓了我一跳，因为我刚刚拿起望远镜，一照，她便“忽闪”一下，闯入了我的怀抱！别说她的身子我看得极分明，就连她的眼睛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她与几十个人拉了一条线，人与人之间，不过两米远，可我谁也看不见，也不想看，只看到了她。她穿了一件红黑方格褂，袖口向上卷了三圈；她穿着一件补了屁股蛋子的蓝布裤，裤筒也向上卷了三圈。望远镜里，她的腿肚子很白，只是划了几条血道子；我看到了她的脸涨得通红，有汗珠滚落；她的两只小白手拉着亮晶晶电棒粗细的高压线，随着阵阵叫号声，用力地拽着；有时我觉得她是在拉线，有时又觉得她拉我；我见她的一双大眼睛，黑沉沉地，也在盯着我……

多亏了那望远镜，她不过是“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什么也看不清。他们那支拉线的队伍，距我有600米左右之远，且又是不断移动着的，从山下向山上攀登……

我忽然又被她吓了一跳，我见她的两只小脚上了悬崖，直打哆嗦；后来，我大约一串小伙子还有几个姑娘，也都向崖上攀去，我才放了点心。要把那线拉到山头上的铁塔跟前，不上山崖是不可能的。望着崖上的她，我顿生灵感，想了几句诗，我说她是“悬崖上的红山丹”，可一想山丹没力气，拉不动银线；我说她是“凌空展翅的雄鹰”，可又一想，她是个女的，不应叫雄鹰；说她是“山鹰”，可人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不宜叫她山鹰；对了，叫她小鹰……想起来了，当年我写了一篇作文，由

于我字不好，老师让她给抄，抄完后向上推荐。可她看完作文后，对我说，我写的是个女的，干嘛叫《雄鹰展翅》？叫《小鹰展翅》如何？当时，我恍然大悟，啊，我连雌雄都不懂，算个什么东西？不懂雌雄，又怎懂男女？不知男女，又哪知爱情！……

胡扯到哪儿去了！我赶忙又从望远镜里找她，找诗的灵感……小鹰啊，我愿伴你攀登悬崖，展翅蓝天……一会儿，她真的欲上天了。当他们把线拉上山头之后，她竟兴致勃勃地攀上铁塔……白云蓝天下，我看到了一位飘然的仙女，我一时很激动，甚至是冲动了……我伸出一只手，来回摸了几下，我想摸摸她的小白手，明明见她在眼前，却什么也摸不着，真是，揪下她的一根睫毛也好……

那个供电局的队长把他的望远镜拿过去了。我扫兴到家了，别说摸她，看也看不清她了！让我和她一同拉线去多好，可我没那个命！

她的大眼睛是不是也在看我？这回我不怕她发现我了，我有意站得很高……

那一年的大雁往南飞的时候，传来了大学恢复高考的消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听说她的两只大眼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当然不便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别人也知道。我首先想到了她作业本上那红红的“优”，红红的对勾，我预感到，她可能要飞了，望望蓝天，我似乎也想飞上一飞……

高考的日子快到了，我依旧战斗在平整大寨田的工地上。她也如是。这年冬天，全公社二百多劳动力在雁河滩搞了仨月会战。在工地上，我没少找她的白纱巾，可围白纱巾的姑娘很多，要找到她，除非给我个望远镜。

也算见到了她几回。有时见她穿一件咖啡色茄克，挥锨往推车上装土，休息的时候，她便捧着一本书，找个地方一坐，看

个没完……她的俩大眼里一定又溶进了千车万辆的知识。我羡慕她，可我有时又很茫然。她与我说过几句话，都是考大学的事。她的目光里对我抱着希望。这自然对我是个激励。我有时想，我们应该有信心考上。

那天夜里，我梦见她的白纱巾被大风刮跑了；刮跑了之后，化作了一只白天鹅，直冲云端。白天鹅长着一双眼睛，和她的眼睛一样……她在云中望着我，并长鸣着，呼唤着我。我想飞，可没有翅膀，后来，她伸出小白手，要拉我到天上去，忽来一阵狂风，刮来一座大山，把我与她隔开了……

我失望地醒了。

醒来后，两眼直转动着，想她的眼睛……

考大学那两天，她的眼睛一定没少看我；我也没少看她。我祝愿她考出好成绩！

一张体检通知单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愣住了，心跳加快，说不出话，但又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我相信她，相信此时此刻她也捧着一张体检通知。

去体验那天，我与她同乘一列火车，同在一个茶几前，我从书包里掏出了半包奶糖，让她吃；她吃了一块，就不吃了；不吃的原因也许是怕影响交谈——可我们又谈得很少。我的话很多，这我承认；但说不出，没有办法。我离她的眼睛很近，这是毕业之后最近的一回了；我连她的忽闪闪的两湾黑睫毛都看得清了，但不敢看，这在情理之中。一个小伙子，哪好意思看人家姑娘的大眼睛。再说了，我总以为，这一来，她的大眼睛恐怕……恐怕后边的话不必说。只要我与她同上了大学，再大的事也好办了。雁河滩拿到体检通知者，就她和我。

至于当时我与她的心情，也是别人可想而知的。她的小白脸笑微微成了一朵世上没有的奇花；她的心花不是在怒放，是

在绽放。我想了两句诗，但没好对着车厢里的乘客朗诵，怕别人说我是疯子——“祖国啊，母亲，您的儿女从今起飞了，飞吧飞，飞着去报答您，把您描绘得如花似锦……”

别管这叫不叫诗，这叫我和她的心声。

三家店火车站到了，赶快下车。一紧张不要紧，我踩掉了她的一只鞋。我没有说对不起，但我想给她提一下鞋。自然，她不会用，我也不会敢，其实，没大必要写这个细节。可又一想，我们都“长上翅膀要飞翔了”，要不要那鞋还有什么大用？！

三家店的火车很多，一条条喷云吐雾，奔驰、长鸣……我还是想朗诵诗：祖国啊，你是腾飞的巨龙！……

人流里，我寻找她的眼睛……

体检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的结果不大令人满意：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的身体有一点小毛病，当时我的眼都直了，直愣愣半日无语；后来我想起了她，眼珠子才又转个不停……

她是真的被录取了。听说她被录取之后，我的心情像范进中举时的心情，我想奔走相告：啊，她考上大学了！我冲着蓝天冲着白云冲着红金坨，喊了一嗓子：“飞吧，未来的科学家，年轻的鹰！”喊完，我的眼眶湿了，想哭；此时，她可能也在哭。哭得比笑得舒心。当然，她也许得为我伤心一阵子。

我落榜了，我不是一点也不失望，但我不会绝望，更不会死，坚决不会！死了，父母便白养了我，党和人民便白培养了我，死了，就看不到她那一双眼睛了。

一阵子激动，我跑出门去，如脱缰的野马般向东梁头跑去。东梁头像一座耸入云天的巨塔，直上直下，我一气儿跑到了东梁头顶儿上，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跑到顶峰之后，我首先冲着太阳，朗诵了一句诗：祖国啊，你看看我吧，我半点病没

有，我是一匹能跨山越岭的骏马！……没人理我这一套！我又想到了她那双大眼睛——我想有个望远镜。采了一大把刚冒红的山桃花，我想给她……

我心中的白天鹅呀，她飞到了未名湖畔，她上了北京大学。未名湖里闪烁着她的眼睛却没有我的眼睛，这似乎很公平，又似乎不大公平。谁让我的身体不作主了哪！想到身体，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她。上学时，她可是个体育尖子。那广播体操做的，带着迷人的艺术性，比花开日升美的多了；她早晨爱去永定河边练长跑；还爱抱个大篮球，一个人“腾腾”地投篮；她健美得像个体操运动员，如果不是受她爸爸的连累，区文化馆到雁河滩挑选舞蹈演员时，她准去了……没去成，她也没悲观，小白脸依旧笑微微的，照样插她的队，照样闪动着一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眼睛……

想到她的大眼睛，我又力量倍增；我又吟了几句诗：红金塔呀未名湖，哪里没有成才的路……

诗是写了不少，但真正的心潮还是日夜激荡；从那以后，我开始有了失眠的毛病，白天累得可以，晚上躲在小屋里写诗，越写越兴奋，有时到天亮，初夏时节，那啼血的杜鹃夜夜陪伴着我，声声叫个不停……

我盼着她给我写一封信，但没有；我望着天上的星星，像是望着她给我写的信，也像是望着她的眼睛……我很茫然。我不知道该不该再去考一次大学？如果她写一封信，让我去考吧，我也许会去考的；可我的心里没谱儿，我又怕我的身体过不了关……想了几天之后，我终于决定：不去考大学了，要当诗人。上大学也没什么劲，冲我的底子，不上大学也照样写诗作文，不等她毕业，我就成了诗人，那自然也很光彩。诗人对于我来说，一百倍地比大学生神圣。当然，她得除外。况且，她也

会写诗。

诗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心血来潮，异想天开。我多少有点诗人的素质。其实，我上学时，她就叫过我诗人。这个称呼，将给我无穷的力量！我又写开了诗：

祖国啊，我是你遗忘在红金坨下的一只杜鹃，从此我愿为你歌唱，为你呐喊；即使洒尽碧血点点，您的儿子也死而无憾！

.....

当个诗人似乎并不很难。我写诗时，就像喷泉。我的诗不光是“祖国啊，请你摸摸我跳荡的心脏”；还有，“她那一对眼睛把我暗然的心照亮……未名湖再美，也没她的眼睛令我神往……”

我一晚上写过三十八首诗，这个数字没有必要夸张。我的诗写出来之后，就投出去，一股脑都投给《诗刊》。《诗刊》如一片不见影儿的茫茫大海，我的诗比家乡随处可见的石头还不值钱。投出去一百块“石头”，也不见一块回还！不怕别人见笑，我往《诗刊》投过一千二百首诗，一行也没见发表；但我不长记性，还是写还是投……

后来，我又集中精力编了五本诗集，分别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还有……除了一部退回之外，其余至今石沉大海……

写了几年的诗，不见什么收获；又写了一年半电影剧本，总共写了十五个本子，这个数字更是绝对真实，不信上文化部剧本委员会问问去，他们不会对我毫无印象，而且我得到过他们的十五封信，至今依然完好保存……但我写的剧本可是没一个拍成电影。还是别忘了她的眼睛，我写剧本时，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似的。她很爱看电影她一定喜欢看，因为有的本子干脆就是写的她。倘使我的剧本可以开拍，我一定向导演推